

往事雜憶

童世璋

故鄉武昌蒙塵蒙羞

湖北省武昌市是我的出生地，武昌為辛亥革命首義聖地。

然而我居住於武昌的時間少，北伐圍城以後，便離開故鄉，只在抗戰初期，回到家鄉接受軍訓；臺灣光復之後，我居住於臺中的時間長，已過二十七個光復節；人物、土地、生活都太親切了，我認定自己是臺中人氏，日子過得很充實，且自由愉快。

以武昌和臺中相比較，各有其苦難與幸運。共同的苦難是都曾淪陷過，臺中隨臺灣省淪陷於日本，受日本統治五十年，而可愛的故鄉武昌今仍蒙塵又蒙羞，迄今猶在中共控制之中，武昌市之名已亡，現在改為所謂「大武漢」了。

幸運的是，臺中市建設一日千里，非常繁榮。猶憶民國四十七年我初來臺中時，自由路上地曠人稀，孕婦推着嬰兒車漫步，中正路上公車輛車很少見，那像今天的車水馬龍經常塞住，人行道上如螞蟻搬家。學校、機關、大廈、公司、工廠一天天增加，蔚為全省最大之都市。

回想北伐之前，武昌除學風鼎盛以外，建設談不上，沒有自來水（飲水運輸靠從長江挑上來，一條觀光大道漢陽門終年濕漉漉地，人力車滑動，大呼「留到」），電燈不明（相當於一兩支燭光），電話不靈（在兩三百公尺距離內還是走路來得快），公車不見（全市除軍閥殺氣騰騰的汽車外，不見它車），簡直不夠格稱為省會。最可惜的是黃鶴樓上景象淒涼，除浩浩長江之天外無可觀者；武昌城內有湖（如紫陽湖），但未建立合格之公園，與南京後湖相比，落後太多了。

那時候，我們常乘渡輪渡長江，目睹武昌沿江一帶遍佈前清湖廣總督張之洞所建之各種工廠。對江漢陽，則有「漢冶萍」企業之龐大夕陽遺址，時已壞敗，風燭殘年。今日回思，那時文化落後，思想墮落，管理腐敗，雖創經濟新貌，但必然不能領先，終至一敗塗地。假如那時代文化振興，經濟企業蒸蒸日上，以當時張之洞等人的魄力，經濟建設大有可為，就不會日後落得慘兮兮了。

我如今的感念：武昌是一個極可愛的地方，它本來寧靜安祥，學風旺盛，最先接觸工業，為

湖北之省會，乃首義之聖地，一地負擔之重，貢獻之巨，全國未有。但它時運不濟，早年建設受制於漢口，今日仍在蒙難之中，人民猶在水深火熱之中。

臺中市也是一個極可愛的地方，早先寧靜祥和，學風鼎盛，號稱文化城；如今工商繁榮，農業不衰，可惜受到邪風衝擊，被稱為「風化城」、「火燒城」，實在可惜。欲圖建設，須先從文化復興着手！文化振興以後之紮實建設，方可讓市民享受到充分福祉。

結識的唯一臺灣人

老實說，當我年輕的時候，對臺灣的了解，只是歷史、地理教科書上的一些些。

永遠忘不了的是中日馬關條約，將朝鮮和臺灣扯在一起倒霉，其一、中國承認朝鮮獨立。其二、臺灣、澎湖均割讓給日本。其三、賠款兩萬萬兩……，接着又知道臺胞抗日，處處顯示我中華民族同仇敵愾、不屈不撓的精神；使人人了解——臺灣同胞永遠和我們在一起。

我好喜歡臺灣同胞，可是沒有機會在一起，

大陸太大了，山川阻隔，人口太多了，怎能結識到呢？

直到抗戰既起，我從中央軍校畢業，掛上武裝帶（現在沒這個玩意），向湖北陽新前線陳誠司令長官部報到，才碰上了一位。

那個機構的名稱，可真別致冗長，全名是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湖北省政府主席軍委會政治部長聯合辦公廳」（陳誠字辭修，大家都稱辭公，辭公兼職太多，有時公文的發文者、受文者、層轉者都是他的名字，均由他負責，因此設立這一臨時機構協調整合），由於性質特殊，下面還有一個顧問室，室內蘇俄顧問數人（神秘不定），哈爾濱籍西餐廚司聽差各一，翻譯官一員。旁邊還有一個收音室，收音室非正式編制，但很重要，器材電池豐富，人員前呼後擁只有一位——陳少校。

顧問室因為有前線之珍饈——羅宋西餐，包括羅宋湯、豬排、烤洋芋、番茄醬、辣醬油、牛肉餅，材料都遠從漢口後方運來，哈爾濱廚子原在上海霞飛路主廚，口味非常道地，所以也偶而接待貴賓。記得有天接待了一位——他就是共黨孔荷寵，殺人不計其數的東西，面相像極了電視劇紅粉佳人中的馬大。

收音室中，那位陳少校日夜工作，幾無休息，他將日本東京電臺、日軍南京廣播紀錄下來，隨時呈送參謀長參閱，重要者轉呈司令長官。說起來真慚愧，凡我軍一要地、一高地之失陷，經由原始的層層系統，報到長官部已屬明日黃花，而日本軍閥挾其優越的通訊器材及技術，經由東

京播出，却十分迅速，也相當準確，所以必須默默地收聽，才不致於成爲瞎子擲子（當然，重要的是必須判斷其可靠性）。中日作戰戰力之懸殊，非僅殺人武器而已。

那位陳少校，一天難得講一句話，只在沉默工作，他講話也不容易懂。我後來才慢慢知道，他是日本留學生，回國參加抗戰，那時蔚爲風氣，長官部辦公廳就有好幾位——張寶樹先生（我還保存一張和他同日發表的人事命令）、劉真先生、已故的鄧近鵬先生，還有一位已逝的謝姓立法委員，當時對日本的研究，有這些一流人才，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爭取勝利。

最初我們聽說陳少校是福建人，說閩南語，故不好懂；但他家學淵源，漢文通順，譯文簡要，長官部甚爲倚重。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臺灣同胞，大家都敬重他，他也爲我們講述臺灣同胞在日據下的生活。大家的感情如手如足。

他有時收聽臺灣軍部電臺的日語廣播，一邊聽，一邊流淚，有時氣得不吃羅宋湯炸豬排，分外的可敬可愛。他的工作精神，我們都佩服之至。

後來我調差，就與他失去聯絡了。陳少校，抱歉，我一直不知你的真名實姓，出生臺灣何地，如今你在何方？好想念你啊！你對抗戰默默貢獻的功績，應該永存人間。

痛宰日油輪處女作

隨後我參加空軍，至印度卡拉琪（今屬巴基斯坦）基地受訓，接收C-47輕轟炸機，隨軍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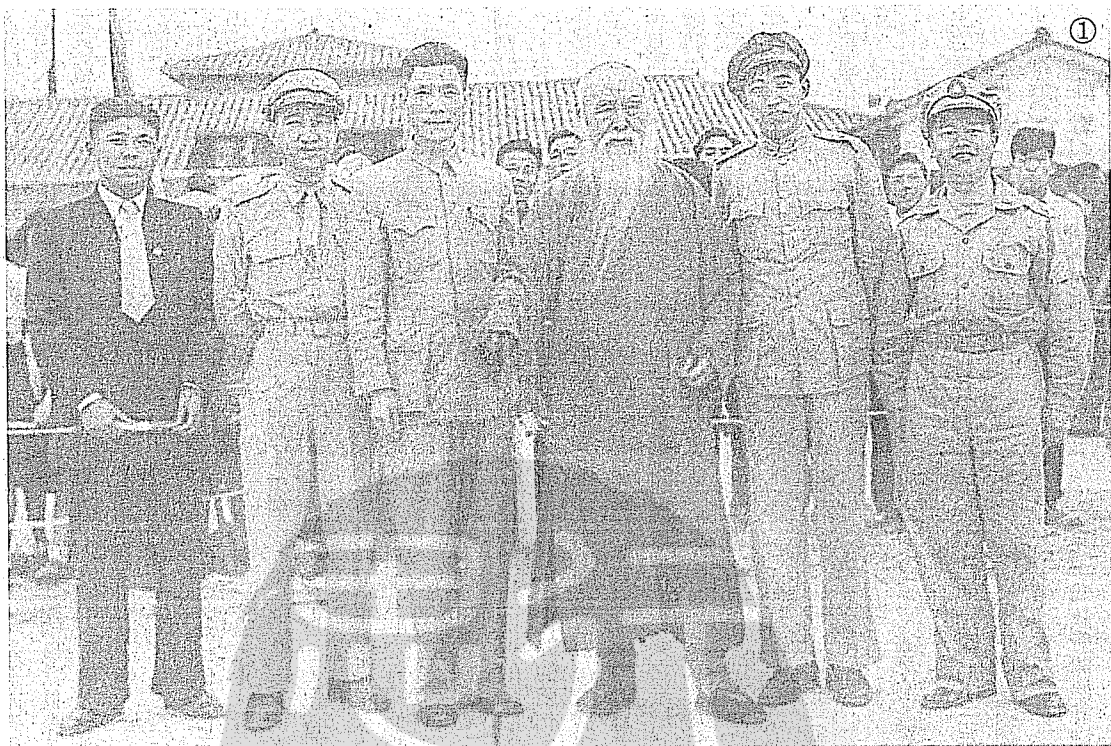
到桂林，列入中美空軍混合團，因此有機會看到臺灣的詳細地圖、臺灣區的空中照片、臺灣海峽作戰的戰報，及我軍轟炸新竹、桃園日軍機場的戰果。我曾寫過多篇特寫報導，交與桂林的大公報、廣西日報發表，其中最滿意的一篇，是描寫我機在臺灣海峽上痛宰日本油輪的故事，及我空軍健兒勇敢作戰的精神。這是我除在隊刊以外正式向外發表的處女作，可惜都沒有保存下來。

有一年，我乘民航空運隊（C-47飛機赴港，受邀至駕駛艙參觀，對照地圖，計算經緯度，正是那個地方，海峽之上海浪依然洶湧，人物已非，不禁感慨萬千。大概是民國三十二年吧，我時任空軍鐵兩大隊政工主管，據報破獲了一件間諜案。

臺灣籍舞女陳麗珍、陳麗黎、邵飛、梁彩珠，交際花文妙娟、張麗娟、林麗蓮，由臺灣轉口來到桂林、柳州、曲江，冒充名媛或中美空軍人員情婦，由日本女諜屋甲美校子率領，受過高級訓練的人員有二十餘人，情治單位邀我參與共同處理。

在情治單位，我見着其中兩位陳姓女郎，她們自稱是福建閩南人（是否真姓？不得而知），她們很美麗，但不講話，問什麼都不承認，最後我們採取優待方式，派人和她們聊天。其中一位無意中透露：她家住在福建某地溪邊，那條溪流平常乾乾的，沒有水，可以種植雜糧；但等大風一來，可不得了，大水順流而下，大石頭沖下來，什麼都被沖得一乾二淨。她說：我好懷念那條旱溪。

大伙兒一研究，福建沒有這種短促的旱溪，



①左二起：作者、傅雲、于右任、胡素鴻、江海東合影。

②作者（前排中）民國四十一年與菲華藝宣隊部份團員合影。



必然是臺灣。由此突破，旁敲側擊，大家終究是中國人嘛。後來她們悔悟了，泣不成聲，隨即毫不保留地合作報告，供出屋甲美校子（她的閩南語和國語都十分道地，精靈美麗）藏置通訊電臺之地，全案破得相當圓滿，但另一日本男諜綽號「大茶壺」的逃掉了，他平日帶馬拉皮條，十分中國化，他才是首腦。

我曾經將這一故事告訴高陽兄，他寫了一篇小說，高陽寫作的技巧比我好，所以此處不再贅敘了。

歐巴桑美女今何在

如今回憶，當年我們對那幾位悔悟的臺灣女同胞甚為優待，妥為保護（日本人可能殺之滅口），安排生活，後來轉變如何？送到何方？我就不清楚了。如今你們如果還在，都是「歐巴桑」了，一定難忘這檔子事，你們在那裏呀？假如能再見面一談，該多有意思。她們的親人，還知道她們的下落嗎？近況如何？我推測我軍方於光復之後應該已將她們送回臺灣老家了，祝你們老年幸福。那一段往事，就算是抗戰中一段佳話吧。

午夜夢迴，陳麗珍、梁彩珠最後一次見面的話語猶在耳際，我相信一輩子都忘不了。她們說。

「原來我們都是中國同胞，都是同一祖先所生的呀，怎麼我以前都不知道？」

「屋甲美校子騙我們，如果這次做得很成功，就准我當上日本人，家裏可以吃得好，穿得好，那個騙人的洋婊子，多可恨啊！」

「如果你們打勝了日本，歡迎到臺灣來玩，臺灣的風景很美，臺灣的米糧很好吃，可惜我們臺灣人平常吃不到。……謝謝你們教導了我，讓我們開了竅。」

我想起來了，啊！有一件事還得去做，那就是：選一個好日子，帶着野餐，攜着孫女到臺中早溪邊走走，看一看那個平日乾枯、短促多變的溪流，進一步了解它那一遇颱風豪雨便成災的特性；也許，當年那兩位陳家小女兒的家還在那邊。縱然已經搬遷，或者相見不相識，又有何妨？或許心有靈犀便相通吧。

我想像：白雲還是白雲，青山還是青山，早溪依舊是早溪，石頭還是石頭，泥沙依舊是泥沙，但四週的地貌風物已有變化，四十三年頭啦，人世間的變化多麼巨大啊！在激烈多變的生態和環境中，人們該如何適應呢？太多太急的喜怒哀樂，又如何自處呢？我想起中庸上的一段話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；致中和，則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

早溪畔的陳小姐，我就來看你們了。雖然已經遲到了四十三載，但無論相逢不相逢都是有緣。

接收接管遺害多多

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十一月，先總統蔣中正與美國總統羅斯福、英國首相邱吉爾三大領袖在開羅會議後，發表宣言，抗戰勝利在望，我政府開始計劃接收臺灣各項準備工作。首先

在中央設計局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，小規模的研究臺灣有關問題。

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在陪都重慶復興中央訓練團成立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，簡稱臺幹班，學員一百二十名，分設六組，為期四個月，作為接管臺灣重要幹部。

三十四年五月一日，中央訓練團成立臺灣研究所，團長蔣公選定連震東、薛人仰等三十人為研究員，繼續研究臺灣接管工作計劃；這些計劃，對接管工作很有幫助。幸而有此準備，否則必茫然無頭緒。

以上這些工作，我沒有機會參加，也沒有條件參與，僅從報章上及有關文件上讀到而已。現在時隔多年，我們不妨作一番省思與檢討。

開羅宣言：「三國聲明，將盡一切力量以打擊殘暴的敵人，必達到日本無條件投降而後已。剝奪一九一四年（民國三年）以後日本所佔之太平洋島嶼。所有日本竊奪中國之土地，如滿洲、臺灣、澎湖，均應歸還中國。並應使朝鮮在相當期間內得享自由與獨立。」發佈以後，中外輿情都認為是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。遺憾的是：另外有一個抗我們的雅爾達秘密協定。我們一無所知，無論怎麼說，我們的外交作業不够精密，反應不够靈敏。

開羅宣言使全國同胞更清楚的認識臺灣、澎湖與我國之間的關係及臺、澎的歸屬，人心士氣振奮；但是對如何光復、如何治理、如何撫慰臺胞均沒有概念，高級幹部也未認真做好準備工作。



①作者夫婦（中）結婚時與男賓相陳恭震，伴娘今之沙夫人合影。
②作者夫婦近影。

在一般幹部心目中，對臺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的了解不深，僅當作國內普通一省看待，甚至以為臺灣是落後地區。

在準備接收的全盤作業上，可以說沒有做好什麼事，都覺得一切不可預知，隨機應變就成了。以致於勝利來臨之日，沖昏了頭，手足無措，手忙腳亂，大而化之。接收、接管中毛病百出，遺害深遠。這一點我有深切感受。接收人員出發時，我因職務關係，常在成都機場送機（那裏是空運隊基地，偶而也在重慶白市驛機場送行），包括接收臺灣在內的一批批人員起飛了，聽他們的談話，得知缺乏計劃，或計劃不切實際，心理準備不足，只談接收、接管而不及於光復。再加上隨便拉攏，使人員配備不當、良莠不齊，尤足誤事；可說只有接收、接管的念頭，而無光復之大志，乃致影響行為，重慶精神由此而崩潰了，讓甚多淪陷區同胞失望，甚至引起反感，後患無窮。

老娘到香港打天下

我認為坦白認真的檢討，將有利於未來從光復的臺灣再從事光復大陸。

「接管」、「接收」、「接受」，是消極、被動的名辭與意念，在這種意態下，做得好也只是一種公務活動，或僅為一種狹義的出公差。

在不正常、不健康的接管、接收心態下，接收者產生了優越感，衍生了「號房子」、「通關節」、「收賄賂」、「賣人情」等等不法脫序行為。

光復節如果僅是一個紀念節日，那太簡單了

。它應該是一種遠見、一種志節、一種政治號召，同時也是一種行政競賽。譬如日人治臺五十年，吾人不能不承認，其在某些方面，具有相當的成績與效率；假如我們的治績不能超過日人，或竟被人認為不及日人，那就是莫大的恥辱，接收、接管人員就對不起國家民族。

因此吾人應對「光復」具有更深一層的信念與認識，平日以「光復」為念，臨事時以「光復」為目標、為志節，全心全力以赴。

臺灣光復節是一個積極、主動的紀念節日，更是我們光復大陸、復興民族的起步與基石。假若我寫一篇臺灣光復初期在臺的生活回憶，那我就不够資格，因為當時沒有來臺，一步都沒有登陸。

我只在滬杭報章上讀到：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上午十時，光復大典在臺北公會堂舉行。公會堂就是今日的中山堂，其廳也因而榮獲光復廳之名。那是我日後經常活動的地方，如反共抗俄美展、國軍文化康樂大競賽等都假此堂舉辦。我任主辦人五年多，幾乎天天工作於斯、食於斯，建立了一種微妙的感情。退役後每至臺北，偶而去參加會議，或散步小坐一番，回憶我做過了些什麼，和那些朋友在這裏交往，還有接待過的那些老明星歌星和編導——如林黛、白光、王元龍、葛蘭、張善琨、李祖永、嚴幼祥、徐欣夫、林翠、張仲文、穆虹……也別有一番情趣。尤其是林黛和白光互別苗頭，當大隊人馬剪綵的時候，

林黛是軟弱的、退讓的、羞怯的，讓白光一馬當先領隊而衝上陽臺，動作幅度奇大，與樓下羣衆

打成一片，而林黛只在後面不安地站着，由此可見兩人的性格不同，一生行運也有別。

那時候的小丫頭，如葛蘭、林翠，顯得非常成熟，在一旁冷眼旁觀淺笑，日後果然大有成就。

在臺的張仲文、穆虹當時見港星轟動，頗不服氣，她對我說：「老娘也要到香港打天下！」後來果然如願以償。今雖垂垂老矣（下巴、腹部），總算贏得一時英名。

值得紀念省思之地

中山堂真是一個值得紀念省思的地方，我曾查史料，那原是清臺灣巡撫衙門舊址，清室割讓臺灣，移交人地物冊籍，在此舉行。日人投降，臺灣總督兼軍司令安藤利吉簽署降書（不久即切腹自殺），移交冊籍，也在此堂舉行，可謂天網恢恢，亦云巧矣。

大概民國三十五、六年吧，我在杭州寬橋航校（杭人始終稱為航空學校）醒村，以普通五燈超外差式真空管收音機（今已落伍，不知去向），收聽到臺灣廣播電臺的節目，心中十分親切與興奮，說不出的激動，因為裡頭有一段故事——

抗戰中，美軍及我機飛向臺灣，多利用臺灣廣播頻道定向，飛行員一面飛，一面看儀表聽節目，絕無偏差，更不會迷航，所以很喜歡臺灣電臺的廣播，特加青睞。據說那時候電力最強、播送最穩定的是民雄發射臺，飛向南部出任務，都盯着它。

民國四十二、三年，我因承辦國軍心理作戰

工作，有一天，曾與中央六組同仁、美方顧問同至民雄「大陸廣播部」的發射臺訪問，水冷式的巨大真空管，威力尚強（今日更進步了），聽說有幾位老技術工作人員還在，我因單獨問：「從前美機及我機前來轟炸，你們怕不怕？在那裏避難？」

他們答覆道：「我們一點都不怕，反而非常安定，因為我們知道，這裏的廣播發射，引導飛機正確地飛來，心裏非常高興，我們是他們的朋友與引路人，他們不會炸這裏的。轟炸結果我們大致能首先知道，也可算對祖國的一點間接貢獻。」

據我所知，日本人從未停止廣播，他們一定知道這件事，可是基於報導需要，也無可奈何，發射就曾這樣微妙地進行着，可算一段佳話。

相命術士也受威脅

大陸戰事逆轉，空軍官校遷移到臺灣省岡山，爲着運輸的方便，學校向空總申請到C-119運輸機十架左右，由飛行教官駕駛，以減少空運部隊的人力。如是全校人員及眷屬子弟，分爲兩部份，一部份由寬橋機場直飛岡山。我時任官校政治部副主任，奉派協辦運輸事宜。

一批批人員分兩路走了，內子和獨子也先來了臺灣，最後只剩下少數人員，太太們在臺灣南部，體貼先生，每天託同事帶西瓜慰勞，岡山氣候如夏，西瓜頗爲當令，那知道杭州下雪了，寒風刺骨，西瓜似乎被蓄上一林棉被，少見遊客，景象淒淒，那些西瓜經高空運達，已被凍得如一

個大石頭，焉能進食？幸喜油料豐盛，取之不盡，我們燃燒煤油取暖，同時烤西瓜，初嚐頗爲新鮮，日久就不是味道了，因之來臺以後，有好一陣子不吃西瓜。

西湖蒙塵，局勢變化，寬橋車站出現了中共地工的秧歌隊，男男女女，腰纏紅巾，就在月臺上扭來扭去，鑼鼓喧天。

西湖之濱的旗下，相命館爲人看相算命，一律說：「不必走動，一動不如一靜，將來的日子要比現在過得好，你等着享福好了！」這即是中共城工部的指示，術士們受到威脅，不敢不如此勸誘人家。——這是我的朋友西湖大相士偷偷地告訴我的，他想走，但無法成行。

人人都有光明前途

我們最後一批單身人員中，有一位歐陽副官，他捨不得年輕美麗的妻子，她原是西湖飯店的駐唱歌星，結婚時我曾參加典禮，幾經申請，終於比我先行，夫妻恩愛。來臺後多年，那時軍人待遇比現在微薄，他希望太太繼續唱歌，要我向寬橋畔及西門町歌場介紹，我說：

「你應該再考慮。」他再要求，我答道：「你應該顧到家庭。」有一天他又來了，他說：

「不勞費神，我女兒進了藍天康樂隊了。」他女兒即是歐陽菲菲，他的公子後來也大露頭角。回想歐陽菲菲成名之後，在西門麗聲歌廳駐唱並演出鬧劇，裝着個大肚子，格調低俗，我不忍卒睹，曾加以批評。

她有天告訴我：「這種表演方式，的確值

得檢討，應該提高水準，不能再胡鬧了。」後來菲菲赴日學習聲樂，揚名國際，成就輝煌。多少人來臺後境遇不同，半靠機運，重要的是依賴本身的前進方向和努力毅力，從歐陽菲菲一家可以得到證明。

光復後的臺灣，凡方向正確、努力奮鬥的人，絕對可以獲得發展的機會；除非自欺，天不欺人。

光復後的臺灣，除非自暴自棄，天不棄人；要想餓死凍死，恐難如願以償。

光復後的臺灣，人人都有光明的前途，問題只在自己有無信心與決心。

妙事父不詳母不詳

我回思當年留在杭州，與西湖舉行一點一滴的告別式，西子湖似乎含着淚，和我們分手。而內子先一步來到岡山，却並未住入開始廣泛設立的眷區。——眷區是最著特色的社區，多少孩子在那兒出生，多少中老年人在那兒凋謝，多少青年人在那兒成長甚至於衰老，它們的影響力深遠，它們的情趣與結構是劃時代的。

內人攜子去了布袋鹽廠她姐姐、姐夫李家，電訊消息傳至寬橋，就在她到的第三天，李家生了始終唯一的女嬰，隨着臺灣成長，她自臺大數學系畢業，又得到舊金山州立大學博士，如今早已爲美國州立大學的教授，她的成就比我這個「四不像」的姨爹強多了。

有一妙事：我在岡山報戶口，由一位同事代勞，他了解不夠，將我的出生年齡報遲了一歲，

又將我的父母欄空白，如是我竟成了「父不詳、母不詳」之人，不孝之至，罪大曷極？十年前乃依據家乘及其他資料申請更正，兩訪岡山鎮公所及臺中北屯區公所，終獲如願；可是我的年齡又虛長了一歲，提前退休。

民國四十年六月，我奉命參加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三期受訓，迄今三十五載，本期同學二九五人，而今已病故者佔結業同學百分之三十四強，已超過了三分之一。好幾位值得欽敬的同學又在近年逝世，如勇敢善戰的方先覺學長，如有為有守的李玉林學長，如經營長才張孔容、張和重兄，和在海外推展文化的馮鏡兄。像我這一個不愛惜身體的人，還在這兒湊數，真是慚愧。

享光復福寫個不停

來臺以後，享光復之福，一直平安，但愧無成就，一切不落實，宦途尤糟，沉時多，浮時少。勉強而言，有兩件工作值得為光復之紀念——

其一，參與軍中文化工作，為基層人員作知識與心靈上之服務，他們如今雖然老了，但影響可能永存於國家社會。由軍中文藝推展至社會，這一切是無形的，或許為光復後之民族文藝奠下了部份基礎。

我自己從此不停地寫下去，不論好壞，經常有作品出現，出版了二十多部書，不是光喊不練的作家。我認識了許多文藝界朋友，交往比較純

真，也認識了好幾位愛好文藝的青年，所以生活一直不寂寞，退而不休，唯在文藝，否則沒得唱的了。

其二，成功嶺創立之初，我即應聘擔任講師（名稱不定，或為講座、或為教授、或為講席、或為教官、或為……，或教團級、或旅級、或營級、或連級，似乎年年不同），主講有關自由中國進步實況，亦即是光復後的情況，我搜集資料認真坦白地講已有五年了。回想第一班隊是民國四十八年度出國前夕的畢業生，他們聽得尚有趣，交談也很高興，二十七年了，那批青年，不知出了多少博士、學者、專家、企業家、國內外頂尖人才？如今就是這一點點間接的滿足。

大專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著

二十四開本 穿線平裝
定價壹佰玖拾元 郵撥0014044-4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、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明信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、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玖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伍拾貳元

中外文庫 之三十九 諸葛亮傳

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

本書共分九章：一、家世和生平。二、立志、為學、交友。三、輔劉興漢。四、政治三策。五、軍事奇才。六、聯吳外交。七、五月渡瀘的收穫。八、偉大的人格與美德。九、對他的正確認識。附王成聖「諸葛亮的志業」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